

最后一个 日本王



徳川
庆喜

とくがわ
よしのぶ

〔日〕山岡庄八 著
程亮 译



最后一个日本王

壹

徳川
庆喜

とくがわ
よしの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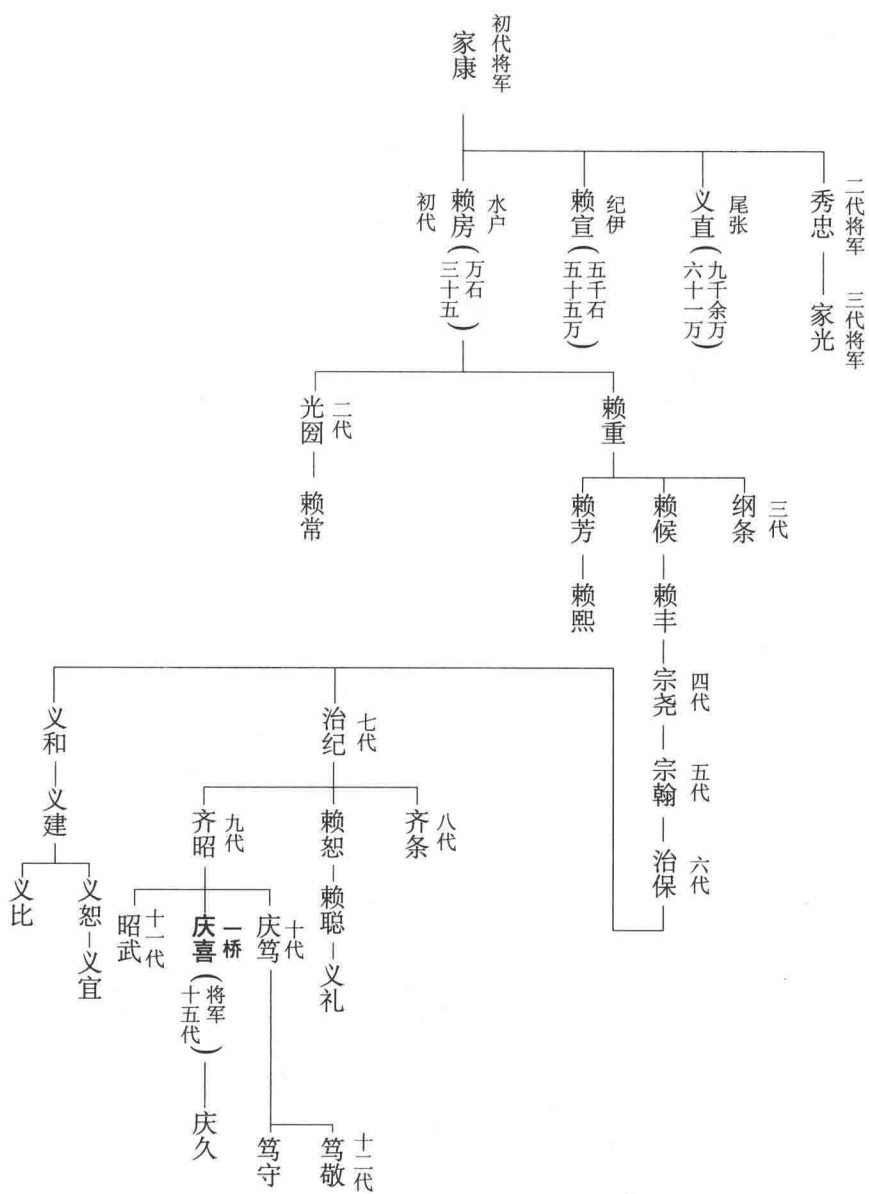
〔日〕山岡庄八 著
程亮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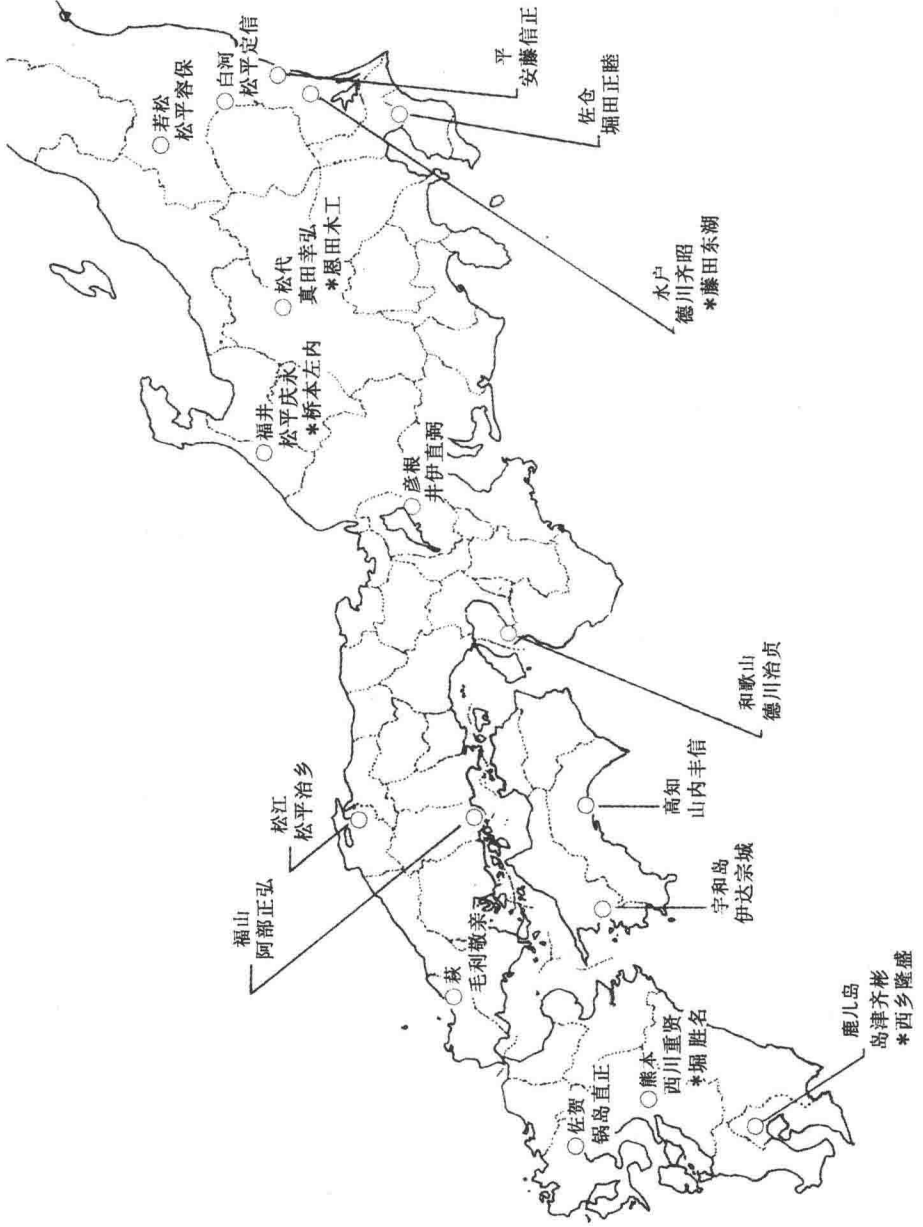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水戸德川氏系图



幕末名君及其家臣一览



* 代表家臣

目 录

春风西乡	1
水户女子	17
时代洪流之棹	33
目之所及	54
水户之心，萨摩之火	70
田中鹰	85
政治动物	101
一百五十年的愤怒	122
花与火	138
无欲大欲	155
得意与失意	184
纯真之臣	204
风车之势	219
湖面不映山	233
神之子，鬼之子	248
直弼一方	263
百年悔恨	277
狂怒之火	300

怒涛前夜	320
潜龙之叹	339
喷涌之物，坠落之物	354
大地的鸣动	370
德川庆喜年谱（1837—1860）	389

春风西乡

—

春日的天空洁净蔚蓝，空气格外干燥。微风拂面，宛若细细的茸毛滑过，阳光白晃晃地晒得人昏昏欲睡。西乡吉兵卫昏昏沉沉地走在路上，感觉自己几乎要与头顶广袤的蓝天融为一体。

（人这种生物，纵是在走路时也能睡着。）

路边的草儿稀稀落落地透着几点绿意，四周高高的山坡上零星罗列着几个村庄，褪了色的樱花无精打采地散落一地。远远望去几乎见不到任何花田，甚至铺在河流两岸的大片田地的土壤颜色也显得极为贫瘠。看来在这一带，水户人的生活与萨摩并无多少不同。

西乡昏昏欲睡地走着，不时弯下高大的身躯，抓起一把泥土端详。自从担任郡方书役助^[1]一职以来，他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庄稼的收成取决于土壤的肥力，人的“收成”却似乎与此无关。在当时的志士心中，水户这片土地犹如圣地，必须亲自踏足走走。水户孕育的人才和水户学风仿佛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召唤着各地的青年才俊来到这里。

其实，西乡也算是被这召唤声吸引来的。

[1] 郡方书役助，负责文书工作的书记官助理。

西乡被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任命为御庭方^[1]，随其来到江户，接到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向水户学习。其实，藩主的这道命令用意颇深，不仅要他探明水户的士风，还要他秘密开通联络渠道。尤其在这黑船来航引发骚乱的动荡时期，更可以事先寻找伙伴，掌握所有利弊因素。

西乡请同藩的桦山三元（资之）写好一封介绍信，欲借求教之名前去拜会藤田东湖。藤田东湖号称水户齐昭的智囊，西乡希望能与他结成知己之交。

在桦山写介绍信时，另有一人也极力推荐西乡尽快拜会藤田东湖，此人便是后来在樱田门外献上井伊直弼首级的有村治左卫门之兄——有村俊斋。

西乡将二人的介绍信揣入怀中，立刻出发前往江户小石川的水户藩邸拜会东湖。然而不幸的是，当天早晨因发生了十万火急之事，东湖已出发赶往水户。听闻这一消息，西乡当即将脚下的便鞋换成便于远行的草鞋，随后追赶。

西乡已在江户见过桦山和有村，如今姑且先去水户走一遭。倘若运气够好，在水户便可与东湖相见；若是见不到，亦可随其返回江户后再行拜见，到时还可将事情缘由坦率地解释清楚。

有人诚心诚意渴望拜见自己，并为此在江户和水户之间往来奔波，无论是谁都会禁不住向此人敞开心扉的吧——这种考虑倒也颇有几许西乡的风格。

西乡走到土浦便赶上了东湖，可之后途经府中、小幡、长冈，眼看就要到达水户的时候，却跟丢了人。其实并非跟丢，而是西乡自己睡着了。西乡迷迷糊糊地走着，额头沐浴着春日的阳光，鼻中不时发出阵阵鼾声。当他被自己的鼾声惊醒，睁开双眼时，早已不见了东湖的坐轿。自己一直跟在东湖后面，莫非在途中走岔了路？他向路人打听，方知自己已到了栗原乡。

[1] 御庭方，可以自由出入庭院的小官。

事已至此，西乡只好直接去东湖家中拜访。

他很快便问清了东湖的住所。水户城外约四公里处有一村落，名为竹熊村，据说东湖的宅邸便在村中。至于东湖现在是否在那里，便不得而知了。然而，西乡对此事并不担心。

“可不能再打鼾了，不然得吓到别人。”西乡自言自语地走着，刚走出栗原乡，立刻又生出那种仿佛要与蓝天融为一体的感觉。

二

日头尚高。在西乡右手边是那珂川，不远处的前方还有一条河流，那是发源于水户城附近的仙波湖并流入那珂川的樱川。据说，樱川的河堤尽头便是东湖居住的竹熊村。

“这个时间去拜访恐怕早了些……”

途中有一个名为六反田的村落，在那里西乡遇到一群盛装打扮前往寺院参拜的妇女，便跟随她们来到一条七弯八拐的道路，路的前方有一所非常古老的佛堂，那里便是众香客的目的地——真言宗俱胝山六藏寺。该地藏寺因保佑顺产而远近闻名，前来参拜的香客亦多为腹部隆起的孕妇。西乡混在孕妇中，虔诚地双手合十祷告，随后便在佛堂正殿里休息起来。

实际上，这所寺院中保存着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古代手抄本，那是由水户的义公光圀^[1]找到的，因此该寺院与水户今日的修史事业及学风养成颇有渊源，而西乡对此一无所知。

西乡在佛堂稍作小憩，他那魁梧的身材令孕妇们看得目瞪口呆，此刻，恐怕她们都在暗中祷告，祈愿腹内胎儿将来也能长得如此伟岸挺拔。

西乡吉兵卫那年二十八岁，是他改掉“吉之助”这个名字而继承父

[1] 义公光圀，即德川光圀，义公是德川光圀的谥号。

亲“吉兵卫”之名的第二年。他身高五尺九寸七分^[1]，体重二百一十七斤半，低垂浓眉，紧闭双眼，坐在檐下的石头上沉睡。

“此人莫非是金刚之子？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呢……”

一对母子从他身旁走过，开玩笑地说道。

等到西乡睡醒，已是太阳西沉。天色向晚，来寺院参拜的香客却仍络绎不绝。西乡分开人潮，向竹熊村走去。

藤田东湖并非竹熊村生人。在水户城附近的仙波湖右面有一村落，名为梅香，他是在那里由父亲幽谷抚养长大的，一直居住到弘化四年（1847年）。

当年，水户藩主齐昭受到幕府猜忌，被勒令闭门反省，身为家老^[2]的藤田东湖也难逃其责。他先后被监禁在小石川藩邸和向岛的小梅藩邸，后来被允许在水户自家闭门反省，这才迁至竹熊。

东湖的宅邸看上去就像普通百姓的住房，大门前有一棵高大的光叶榉，几株刚发芽的梅树星星点点地一路延伸至玄关。屋内此时已是灯火通明。

西乡微微弯下腰去，开口叫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来了”，玄关的拉门被缓缓拉开。

“哎呀？”西乡不禁下意识地喊出声来。

只见门内走出一位姑娘，双手交叉垂在身前，样貌楚楚动人。这一情景与他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西乡先从怀中取出两封介绍信，随后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那位姑娘双手一直交叉垂在身前，脸上几度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因为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见到西乡。

“请您稍候。”

那位姑娘转身入内，西乡方才松了口气，看来东湖已经回到家。或许当西乡正在地藏寺里酣睡之时，东湖正在城内奔走办事呢。

[1] 约为199厘米。

[2] 家老，大名家的重臣，相当于总管。

“哈哈……”屋内传出一阵豪放的笑声，这笑声一路不断，一直来到玄关。

“传说中为了保佑孕妇顺产而降临人间的金刚之子就是你吧！我刚刚还在听小姑娘们讲你的故事，快进来吧。”

东湖那年四十九岁。嗜酒贪杯的他此刻已是一杯酒下肚，趁着方才那位姑娘去准备洗脚水的空当儿，他便站在屋内，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虽然你现在只是小小的御庭方，但不愧是岛津大人看中的人，如此引人注目的好汉自然不会偷偷摸摸地到处耍弄花招。对了，听说别人都叫你金刚之子，你也很能喝酒吧？故乡的味道就是好，今晚可得好好对饮三杯！”

东湖虽然身材不及西乡高大，但也是浓眉大眼，相貌与西乡惊人相似。

三

所谓萨藩的御庭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低级秘书。虽然西乡此后不久便被提升为齐彬的“中小姓”^[1]，也只能算是藩主的实习秘书。西乡接到向水户学习的命令后，便一直追到这里，只求与东湖一见，此举自然令东湖十分满意。

东湖将他引入客厅，只见客厅壁龛里挂着齐昭的墨宝。恰逢方才那位姑娘端来饭菜，东湖便先对她作了介绍。

“这位姑娘是我的大恩人，名叫阿虏，是那珂郡矶部村富豪金泽吉右卫门之女。她的父亲是一位有志之士，她自己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很理解男人的大志。”

“唉，先生又开始兜售我了。”

“这哪里是兜售，我又没叫你嫁给这位好汉，我只是将事实原原本本

[1] 中小姓，地位较低的一种武士。

地说出来而已。她是舍妹的学生，但这只不过是表面身份，其实她是我的财神爷。家中的米缸一见底，这位女子就会拽着马缰从自家赶来。托她的福，我才能安心喝酒啊。”

东湖咕噜咕噜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递向西乡。

“来，阿虏，斟酒。我一回到故乡就要喝一瓶这种酒。此酒名唤瓮之月，在江户则只喝墨田川……一瓢春诗梅花惹人醉，倘若人生无美酒，不知如何洗胸襟。”

西乡呆呆地接过酒杯，先向那位姑娘望了一眼，然后便看见了隔扇上的书法。只见四扇隔扇上的字迹笔力雄浑，墨迹淋漓，一望便知是醉后戏耍所作。右面一扇上写着东湖自作的《正气歌》中的一节，那是西乡十分喜爱的诗作，旁边则似乎是一首咏酒之诗。

一壶解忧觉有神，
荡然和气养天真，
世间醉客知多少，
贪味之人非爱樽。

从此诗来看，东湖似乎是一杯在手，别无他求。在江户喝墨田川，在水户喝瓮之月。诗的内容多少有些不合逻辑，应该也是醉后所作。西乡心里这样想着，同时将目光移向东湖，开口问道：

“先生，我有事想向您请教。”

“哦？何事？”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水户的精神……也就是水户学？”

“啊，原来是此事。”东湖既没有多加思考，也未做丝毫停顿，“我家老公^[1]齐昭大人便是水户学，便是水户精神。”

[1] 老公，对地位、身份高的老人的敬称。

“在我们萨摩，有人认为水户学的根基是朱子学^[1]。”

“哈哈……”东湖笑着摇了摇头，“真是乱讲。水户学的确是基于朱子学的《通鉴纲目》而形成的，但家父藤田幽谷提倡复归孔子，便满腔热忱地向其中加入了古学^[2]。然而，脱离实践的学问在当今之世是毫无用处的。”

“您说得没错。”

“因此，理应尊崇以实践为首的阳明学^[3]。我希望你能明白，水户的政教实则是在《通鉴纲目》的基础上添加了古学和阳明学，从始至终贯穿着日本人的天生毅力。”

西乡不禁低声赞叹，同时将酒杯斟满。其实，他当时正痴迷于阳明学和禅学，经常与岛津家的菩提寺、福昌寺的无参和尚共同参禅。因此，当他听到“若想学习水户学，就去拜见齐昭大人吧”这样一句简短的话时，内心十分欢喜。

（看来我是来对了……）

正当此时，东湖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

“你先陪着他吧。”他对阿虏说完这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客厅。

四

“好像有客人来了。”

西乡朝着茶室的方向侧耳倾听，阿虏却只是含糊其辞地敷衍着回答，还将西乡的酒杯斟满，仿佛想将他的注意力从茶室方向移开。

“来客好像是个女人？”

“不是，那个……”

[1] 朱子学，宋代朱熹及其门人创立的学问。

[2] 古学，研究古文经、文字的学问。

[3]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是由我国明代大儒王守仁发展的儒家理学。

正当此时，突然传来东湖的喊声，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女人愤怒的叫声，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了。

（是夫妻吵架吗……）

西乡首先产生这种想法。他家中有一妻室，如今留在萨摩，是同藩伊集院兼宽之妹。提亲时尚且顺利，结婚后，家中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年（嘉永五年，1852年），西乡家中接连迎来三场葬礼。先是祖父龙右卫门驾鹤西去，接着，父亲吉兵卫又在9月去世，随后，母亲也在11月不幸亡故。这个家庭本就并不富裕，一年内迎来三场葬礼后，家中只剩下一个年仅三岁的弟弟小兵卫，还有信吾、阿安、阿鹰、吉次郎、阿琴等六个妹妹，这六个小姑让新娘忙得心力交瘁。

而此时新郎偏偏又要奉主公之命暂时离家，生活自然不可能风平浪静，夫妻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吵架的苗头。

（说不定她现在已经因与妹妹阿琴发生冲突哭着回娘家了？）

西乡刚刚微有醉意，听到那女人尖锐的叫声，立时清醒过来。其实，自己的到访或许给人家添了麻烦。他听有村俊斋说过，东湖曾因为饮酒过量而伤神。如此说来，他的家人自然对酒客十分厌恶。

（还是先找个理由离开，然后找个地方住一晚吧……）

西乡刚要放下酒杯，东湖又带着豪放的笑声回到客厅：“哎呀，方才真是多有失礼。来，你身材如此魁梧，应当多喝几杯。汝正襟端坐之时，吾尚未醉；汝几欲醉倒之时，吾尚且醒。一醉一醒于我足矣，且问世之贫富今何在？”

“先生，我还是就此告辞了。”西乡向茶室瞟了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道，“在下实在不忍见夫妻吵架之事。”

“什么？夫妻吵架？”

“是的，但这种事并不会影响我对一个人的评价……”

“啊哈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阿虏，这位好汉看来是将方才之事当成了夫妻吵架。那是我家的赖床公主啊……如此解释你也不会明白。她是舍妹鹿子，在这儿开办女私塾，其实，拙荆人还在江户呢。”

“原来如此，是令妹对您有所不满？”

“是啊。我曾拜托她一件重要的事，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见一个人，如今她却不同意了……”东湖向端坐的阿虏瞥了一眼，继续说道，“据说那人貌美尤胜阿虏，就因为这个，她就不同意。唉，就连我家老公齐昭大人对鹿子也是无可奈何啊。”

西乡直挺挺地仰着脸，歪着头，完全听不懂东湖在说什么。

“好汉啊，你应该听说过齐昭大人的公子吧，便是过继到一桥家的七郎磨，也就是一桥庆喜。”

“啊，是的，听说他将来会继承将军之位。”

“一桥刑部卿^[1]的婚娶事宜本已谈妥，对方是一条忠香公卿之女，但此女命运不好……”

说到这里，东湖顿了一顿，但或许认为对西乡说这些话并无大碍，便豪爽地点了点头，又将酒杯递了过去。

五

“我继续留在这里不会使您为难吧？”

其实，西乡也希望最好能留在这里，他还有一件事必须要问：一直坚持主张攘夷的水户齐昭究竟是否抱有与黑船一战的决心？答案若是肯定的，西乡还想知道他有多大胜算。

于是，西乡再次接过酒杯。东湖满意地眯着眼睛，继续说道：

“实际上，一条家的女儿得了重病，而庆喜公子又到了理当婚娶的年龄，不能就此拖延婚期。于是，一桥和水户双方母亲共同下达了一道密令，命我从水户挑选一位姑娘。”

西乡睁大眼望着东湖，点了点头。

如今官至刑部卿的一桥庆喜应该已有十六七岁，他的生母是从有栖川亲王家下嫁过来的，据说连名震天下的水户齐昭对她也要退让三分。

[1] 一桥刑部卿，即一桥庆喜，刑部卿是其官职。

“鹿子的花名叫高野，庆喜公子幼年身居水户之时，鹿子曾像乳母般侍奉过他，也算是颇有渊源，夫人吩咐说让鹿子帮忙鉴定一下人选。因此，我便干脆让鹿子帮着选了一个姑娘。经过再三权衡后，最终确定了一个合适的对象。今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去看看那位姑娘，可她刚才却又不同意了。我问她理由为何，她的回答却是：那位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说到这里，东湖又哈哈大笑起来，

“西乡啊，这可就难办了。被选中的姑娘倘若长得过于漂亮，会有人抢在公子之前出手的，所以说……”

话音未落，伴随着一声尖叫，隔扇被猛地拉开了。刚刚提到的鹿子急匆匆地闯入客厅，打断了东湖的肆意乱语。

“哥！”

鹿子的声音犹如一把尖刀，她瞪了东湖一眼，随后对西乡露出笑容。这位老姑娘连笑容都透着一种倔犟。

“贵客大驾光临，实令蓬荜生辉。我就是这个家里的赖床公主，让您见笑了。”

“哪里哪里，我突然到访，实在是多有打扰。”

西乡与这对兄妹的对话完全不搭调。他毕恭毕敬地向鹿子行了一礼，然后转过身面向东湖。

“抢在公子之前出手……您刚才就是这样说的吧？”

“没错，有些人就是素有恶习，看到眼前的鲜花，就会忍不住摘得一朵不剩。”

“哥！”鹿子再次尖叫起来，然后将长柄酒壶伸到西乡面前，“来，干杯！早晨赖床可是我的金字招牌，熬夜也是家常便饭，您就放心大胆地喝吧。”

“可不敢。您当真是一桥卿的乳母吗？”

“呵呵……水户的姑娘在出嫁之前可不懂得如何哺乳，所以我不是他的乳母。”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一桥卿是由何人哺育养大的

呢？”

“是牛妈妈的乳汁把他养大的。”

“牛妈妈？您说的是侧室还是……”西乡的提问过于认真，令才气勃发的鹿子哑口无言，“就算齐昭大人再好色，他也不会染指一头母牛吧……”

此时，阿虜正想要匆忙离开客厅，听到二人的对话，她好像突然被地上的食盘绊到了一样踉跄了一下。西乡想笑，但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失礼，破坏自己全力塑造的儒雅形象，他还是忍住了笑声。

“对，是牛……因为水户的人常拿牛乳喂孩子。”

鹿子自己也意识到了刚才的失言，面红耳赤地给西乡倒酒。

东湖则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醉眼朦胧地打量着西乡和鹿子。

六

“据我推测，”东湖终于以不怀好意的语气插嘴说道，“一桥庆喜的女侍——也就是这位以凶悍泼辣著称的高野，实际上也曾被那人追求过呢……好汉啊，你对此事有何高见？”

“哥，你又说这种话了……”

“瞧，舍妹都不好意思了。西乡大人，这可是为一桥卿挑选第一房女人，她却坚持认为不能选美女，难道还能特意去挑丑女？但如果不这样，我又对齐昭大人的恶习放心不下。公子真是可怜啊。”

“真受不了！谁说一定要选丑女了？”

“哎呀，你还想吵架？就是因为你的脾气，到现在都嫁不出去。西乡，你们萨摩有没有人愿意买这样的悍妇？”

“唉……我最终要沦落到被拍卖的地步吗？”

鹿子注意到西乡正十分认真地看自己，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这里倘若只有他们兄妹二人，一定又会激烈地吵起来。

这时，阿虜回到客厅，端来了东湖最喜欢的凉拌沙丁鱼。

“老师，益子小姐找您。”